

續古文辭彙纂

一函
十二冊

炎緒乙未金
陵狀元閣印

續古文辭類纂卷一

上編之一

論辨類

書洪範第十一

尚書依吳汝綸寫定尚書家塾本。按此乃余友吳君肇甫篤學耆古之書。今採入是編。欲使遠方孤僻之士。窺見漢伏生所傳。今文二十八篇之

舊雖當時傳本。未必盡然而百世下可見者。祇此而已。非好奇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漢書作言曰。烏呼箕子。惟天陰隲史記作下

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漢書作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

陘說文作堊。漢石經作伊。洪作鴻。水汨漢石經作白。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

彝倫攸斁。說文作鯀釋文又作極。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

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漢書作善。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

協漢書作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大傳作王。極。次六曰乂漢書漢石經並作艾。用三德。次七曰

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饗依谷永傳改。用五福。威史記作畏。用六極。

一史記漢石經并不。類舉一二等字。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史記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

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釋文二曰言三

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心補心字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心

曰睿漢書作容鄭詩箋引作歡恭作肅從作乂漢書明作愬史記作智聰作謀睿作聖三八

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

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厯數五皇

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史記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女極

錫女保極凡厥庶民無史記有淫朋漢石經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

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不協王伯厚引于極不離依史記定正于

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德依正義本斯

其惟皇之極無虐馬本作熒獨史記作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

使羞王符作其行而邦王符作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弗能使有好

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依史記無德字鄭本同正義云定本無德字女雖錫之福其作女

用咎無偏無頗天寶四載詔改頗為吸宣和六年詔復從舊文遵王之義匡謬正俗作誼無有作奸說文作故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史記張釋之傳引作便便一作辨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

敷言史記作傳言是彝史記作實是訓于帝其訓史記下訓作順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

史記作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漢書無以字為天下王漢石經無六字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李賢作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

友史記作內友柔克沈潛左傳史記并作潛漢書引作湛漸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漢書引無其字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漢石經作辟民用僭忒漢書作慝七稽疑擇建

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史記作濟鄭本同曰圉依說文作圉史記作涕詩疏古文作悌今文作圉賈逵以今文校定為圉曰貞曰悔說文作蚺凡七十五

鄭依賈史記作霧在曰涕下周禮注作霧曰霽史記作霧在曰涕下周禮注作霧曰克周禮注作剋曰貞曰悔說文作蚺凡七十五

占用二衍忒

史記作實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女則有大

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

依漢石經改

謀及卜筮女則從龜從筮

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

史記身上子並有而字

吉女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

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

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用人靜吉用作凶八庶徵

曰雨曰暘

漢書作暘

曰燠

史漢並作燠

曰寒曰風曰時

史記無此二字

五是

依史記校改後漢書引作五氏一作五臚

來

備各以其敘

史記作序

庶草蕃廡

說文作絲無漢書作蕃滋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曰休徵曰

肅時雨若曰乂

漢書作文

時暘

漢書作陽

若曰愆

史記作智鄭本作哲

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

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

史漢並作舒鄭王本同大傳作恭徐邈豫音舒

恆燠

釋文又

若曰急恆寒若曰霽

依漢書定正史記作霽宋書隋書作霽今孔本作蒙段從大傳作霽

恆風若曰王胥

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

依史記改

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

史記作峻
李善同

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

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

有冬有夏

荀悅引有有
寒有暑四字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

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

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孟子養氣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

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

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

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

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好辯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

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孔子在陳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獇乎。狂者進取。獇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獇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

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莊子逍遙遊

莊子依古逸叢書仿宋本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

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无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眾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无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聖人无名。堯讓天下於許

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无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无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无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无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